

例1: a: 我去超市买酒。b: 我请他喝酒。

例子a为连动句,其句式特点是句子中包含两个或多个动词,动词之间没有关联词,且每个动词都可能有自己的宾语或补语,但它们共同围绕一个中心语义展开,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即所有动词的发出者为同一个主语,句子中间不能有停顿,结构可大致归纳为“S+V1+V2”。例子b为兼语句,“请”直接作用于“他”,“他”是“喝”的施事,所以“他”既是第一动词的宾语,也是第二动词的主语。即动词的发出者不是同一个主语,同样句子中不能有停顿,结构可大致归纳为“S1+V1+S2+V2”。

3 汉语连动句的分类

吕叔湘(1980)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将连动句划分出以下类型:1.句子中的动词有先后、目的、方式或者趋向的关系(以下简称为“一类连动句”);2.句子中的动词从正反两面论证同一件事(以下简称为“二类连动句”);3.句子中的动词具有相同的受事(以下简称为“三类连动句”);4.句子中,第一动词带有宾语,第二动词一般为复合动词表述事情的结果(以下简称为“四类连动句”);5.句子中动词为同一个动词,动词间由“也”“都”“就”等副词连接(以下简称为“五类连动句”)^[6]。下文将分别就这五类连动句的句式分析,探讨其在德语翻译中的技巧方法和注意事项。

3.1 一类连动句

此类句子中动词间有相互关系,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例2:

a: 他打开窗户眺望远方。(V2为V1紧接下来的后置动作)

b: 他打车接我。(V2为V1的目的)

c: 他笑着走进教室。(V1为V2的方式)

d: 他过去吃早餐。(V1具有方向,为V2作铺垫)

虽然这类句子结构上V1都是V2的先置动作,但从时间角度上分析,这4类句子的动作在时间间隔上有所不同。a句中V2紧接着V1发生,b句中V2发生的时间点取决于V1动作长度,c句中V1伴随着V2同时发生,d句中V2发生的时间点同样取决于V1动作长度。这为句子的区分提供了不同维度的论证^[7](王银,2022)。两个动作发生的时间有异,在德语翻译时就应有不同的用词选择,这在下一章进行详细阐述。

3.2 二类连动句

此类句子中,V1为肯定语气,V2为否定语气。动词不一样,从正反两面论证同一件事,且V2更多的是对V1进行补充说明,加强V1的语气:

例3: 他拽着我不放。

与一类连动句不同的是,此类句子受事为同一对象,且V2后因受事相同的缘故而不再赘述动作对象,表现为“S+V1+O+V2”结构。

3.3 三类连动句

与二类连动句类似,受事也是同一对象,但V1和V2

均为肯定语气,同样是两个不同的动词。但与二类连动句不同的是,V1是V2动作的铺垫,V2是整个句子最终目的:

例4: 我找老师问问。

该类结构也可以概括为“S+V1+O+V2”,二类连动句动作侧重在V1,而该类则侧重在V2。而且从时间角度上分析,二类连动句动作同时发生,而三类连动句则有先后顺序。

3.4 四类连动句

不同于前3类连动句,四类连动句中V2的宾语是主语本身,因此可以直接省略,而紧接着第三动词,表示V1带来的结果,且V1和V2为相同的动词:

例5: 他看这电影看哭(自己)了。

这类句子的结构可概括为“S+V1+O+V2+V3”。但V2后并非一定为V3,也可以是表示结果的形容词:

例6: 他吃冰淇淋吃坏(肚子)了。

这类结构一般含有因果关系。

3.5 五类连动句

这类句子与四类连动句相似,V1和V2同样也是同一个动词,但V1并没有支配实质的宾语。如果上文对V2的宾语有所提及,则V2的宾语也可一并省略:

例7: 你想也能想到(这个结果)。

V1和V2间由副词连接,句子一般含有假设关系,该类结构可以概括为“S+V1+Adv.+V2”。

4 德语中相应的翻译

汉语中兼语句由有限范围内的动词(一般为“致使”类、“存现”类动词等)描述动作发生过程,但连动句的动词没有像兼语句动词一样具有明显的属性,即连动句的动词更加丰富多样。因此相比兼语句,连动句的翻译要更加灵活多变。一个句子中出现两个甚至多个谓语动词的情况鲜见于德语中,所以汉语中的连动句直接翻译成德语显然不可行。因此译者需要调整句式结构,同时要充分利用德语动词的配价关系,使汉语连动句中第二动词在德语中能够以其他方式呈现,亦要使汉语原文中因关联词的省略而隐含的意义在译文中显现。

4.1 一类连动句的德语翻译

由上述章节中可看出,一类连动句并没有如后4类连动句具有既定的句式结构,因此则要根据V1和V2后是否存在宾语,以及其语义判定到底采用何种德语句子结构进行翻译。首先是(2)a类型的句子,V1和V2分别支配两个不同宾语,且有先后顺序,那么在翻译成德语时则可以使用连词“und”将其连接:

例8: Er hat das Fenster geöffnet und dann in die Ferne geschaut.

为强调此处“und”并非表示并列关系,增加“dann”一词可避免译文的歧义。对于(2)b类型的句子,因其表示目的,且V1和V2均由相同主语发出,那么在德语中可以使用由“damit”引导的方式状语从句或者使用“um...zu”结构进行翻译,因此具有两种可行句式:

例9: a: Er hat ein Taxi gerufen, damit er mich abholt.

b: Er hat ein Taxi gerufen, um mich abzuholen.

因为主语相同,所以按照德语使用者的习惯,其更倾向于使用b句进行表述,减少主语的重叠使用。(2)c类型的句子中V1表示方式,在德语中一般可以使用第一分词表示方式或者主语的状态:

例10: Er kommt lächelnd ins Klassenzimmer.

而(2)d类型的句子有一个明显的特征,V1为运动动词,此类动词只有“来”和“去”,德语中对应的动词则是“kommen”和“gehen”。这两个动词并非情态动词,但也可以直接支配第二动词,因此(2)d翻译成德语时并不需要作出过多的句式结构调整:

例11: Er geht das Frühstück essen.

虽然这类句子符合语法,但德语使用者并不会使用这种句式表达。译者此时可使用介词“zu”表示动作的方向与目的,不具体翻译V2,动词的意义由读者从名词本身以及对上下文进行推理而领会:

例12: Er geht zum Frühstück.

相对于例11,这种句式更符合德语使用者的表述习惯。

4.2 二类连动句的德语翻译

这类结构难以在德语中找出相应的句型,译者需要在汉语句句中发掘V1和V2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如前所述,V2一般只是V1的补充说明,译者可以将V2转换为修饰V1的副词,那么德语中则可以翻译为:

例13: Er packt mich eng an.

这类连动句的翻译需要译者迅速联想出可以替代V2的副词,例如句(13)中将“抓着……不放”转换为“紧紧抓着……”,翻译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4.3 三类连动句的德语翻译

虽然句(4)这类结构与二类连动句一样具有相同的受事,但二类连动句中,动作侧重在V1,而这类连动句的动作则侧重在V2,对此译者可以有如下的处理方式:

例14: a: Ich werde meinen Lehrer finden und ihn danach fragen.

b: Ich werde meinen Lehrer danach fragen.

a句对V1和V2均作出具体的翻译,可以看出因语法的刚性需求,V2前需要添加连词“und”以及第四格“ihn”,句子显得冗长。由于句子中V2是最终目的,而V1只是对V2的铺垫,那么在翻译中可以将V1删略不译,使句子结构更加简洁。

4.4 四类连动句的德语翻译

例5和例6存在因果关系,所以相对于前3类句子,V1和V2的关系更为明朗,此类句式处理难度较低,同时因为是因果句,所以翻译的句式可以有更多选择。虽然原文V2动作返回主语本身,但德语译文中并不需要因此生硬地使用反身代词对此进行说明,以句(5)为例,句式可有:

例15: a: Er weint, denn er hat diesen Film gesehen.

b: Er weint, weil / da er diesen Film gesehen hat.

c: Er hat diesen Film gesehen, deshalb / deswegen

weint er.

d: Er hat diesen Film gesehen, weshalb / weswegen er weint.

e: Er weint wegen des Films.

a、b句以“因为”作为连词,c、d句以“所以”作为连词,均可完整表述原文意思,但这4种处理方式均使译文变得冗长。e句则用“wegen”表原因,省略了“看”这一动词,而使主语的动作更侧重在“哭”上,整体意思依然完整,但使句子结构更加简洁,因此e句译文更佳。

4.5 五类连动句的德语翻译

例7中,V1和V2的关系含有假设的意义,且为同一个动词,虽然动词之间的关系也较为清晰,但这种句式结构并不存在于德语中,所以处理过程有一定难度。若仍然采用简洁的句式,则可以翻译为:

例16: Du kannst dir dieses Ergebnis vorstellen.

意思则变为“你可以想象出这个结果”,原文中隐含的假设意义并没有体现在译文上,因此译者应将其处理为条件状语从句:

例17: Das Ergebnis ist klar, falls du daran gut gedacht hast.

此句意思为“如果你有好好考虑,结果已经很明显了”,虽然句式与原文相差甚远,但其体现出了原文中的含义,因此相较于句(16),此句译文更佳。

5 结论

由于汉语和德语的语法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德语中并没有与汉语连动句直接对应的句式结构。这一差异在中德翻译实践中带来了诸多困难,使得翻译者在处理汉语连动句时需要格外谨慎。本文系统分析了汉语连动句的句式结构,在理解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语义表达方式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德语动词的配价关系以及德语句式结构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动词搭配及配价关系,使之在连动句的德语翻译过程中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通顺性。语际翻译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词语替换,而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因此,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句式对比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能够帮助翻译者更好地理解语言之间的差异,从而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效果。

参考文献

- [1] Friedrich von Schlegel. 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M]. Heidelberg: Mohr und Zimmer, 1808
- [2]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72.
- [3] 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165
- [4]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2:112.
- [5] 张敏,基于认知语用视角的现代汉语连动句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4(09):217-219.
- [6]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53.
- [7] 王银,母语为英语和韩语的学习者连动句偏误及对比研究[D].广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2.

An discourse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 addiction in a corpus of UK mainstream newspapers

Yuejiao Zhu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2601, Australian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o analyze discourses surrounding social media addiction in UK mainstream newspapers. Drawing on 211 articles from three major British newspapers, the research utilizes Sketch Engine for collocation and concordance analysis to reveal recurring discursive frameworks that construct social media addiction as a public health issue, social crisis, and byproduct of technological manipulation.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media coverage predominantly employs negative narratives emphasiz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harm of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o physical/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wellbeing while attributing causation to both individual behaviors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echnological mechanisms.

Keywords

social media addiction, media discourse, corpus linguistics, collocation analysis

英国主流报纸语料库社交媒体成瘾的话语分析

朱月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堪培拉 2601

摘要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对英国主流报纸中社交媒体成瘾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基于三大主流报纸的211篇报道,借助Sketch Engine进行搭配与索引行分析,揭示社交媒体成瘾作为公共健康问题、社会危机以及技术操控后果的复现性话语模式。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惯用负面叙事,强调社交媒体成瘾对身心及社会的多重危害,并将其成因归因于个体行为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机制。

关键词

社交媒体成瘾; 媒体话语; 语料库语言学; 搭配分析

1 引言

Web 2.0 技术将互联网转型为动态参与式数字生态,推动以用户生成内容为核心的社交媒体爆发式增长。英国作为高度数字化社会(2022 年互联网普及率 98%, 84.3% 人口使用社交媒体),16-64 岁用户日均 6.2 小时在线,其中 1.8 小时专注社交媒体(Datareportal, 2022)。这催生了社交媒体过度依赖现象。本研究通过分析英国主流媒体报道,试图解码社交媒体成瘾在新闻中的话语建构。

2 社交媒体成瘾研究中的关键议题

2.1 术语变体及其真实性

网络成瘾研究存在术语混用现象,包括“网络成瘾”“社交媒体成瘾”“社交网络网站(SNS)成瘾”等。网络成瘾作为宏观概念,涵盖广义和特定应用场景的成瘾行为。社

交媒体指以内容创建与社会互动为核心的平台,包括微博、SNS 等。本研究选取社交媒体成瘾作为术语,因其能涵盖 SNS 及之外的多种社媒平台形式。此外,将社交媒体成瘾从网络成瘾中剥离,便于针对性的分析。

学界对社交媒体成瘾的看法亦有分歧。有学者认为互联网风险被夸大并导致“技术恐慌”。而另一派主张必须区分正常的高频网络使用与成瘾行为,并指出这种成瘾风险可能演变为一场公共健康危机(Stanley, 2018: 1)。

2.2 作为病理与社会文化双重现象

病理学视角下,社媒成瘾表现为失控性使用、社会参与度降低、社会关系中断等特征(APA, 2013)。成瘾会损害个体身心健康,使个体脱离真实社交场域,导致人际关系异化和联结弱化。(Sbarra et al., 2019)

社媒成瘾的原因复杂。个体的个性因素、心理和社会需求可能诱发成瘾行为(Sun & Zhang, 2021)。此外,集体行为会迫使个体屈从于社会规范(Ho et al., 2017)。其他诸如地缘政治压力、社交活动剥夺以及娱乐选择匮乏等因素,

【作者简介】朱月皎(1993-),女,中国河南平顶山人,在读博士,从事句法语义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也在助推社媒成瘾 (Mahamid & Berte, 2019)。这一成瘾性还可能归因于科技公司通过算法操控与交互设计构建的成瘾系统 (Lundahl, 2021)。

如上所述, 社交媒体成瘾的病理和社会文化维度是相互关联的, 但其精神病学定义和日常使用应保持区分。个体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描述未必符合医学诊断, 但它反映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在语言层面的概念化。

2.3 语料库基础上话语分析

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主要通过特定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中的言语表达来塑造人们对现实的认知 (Foucault, 1972)。本质是依靠复现的语言模式, 反映特定社群的共享知识与价值判断 (Stubbs, 2001)。新闻话语因为具有引导舆论、建构议题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主导公众关注焦点, 还可以通过强调或者弱化某些内容, 激活特定的解读范式 (Kim et al., 2012)。

既有研究考察发现, 媒体倾向于利用夸张数据引发公众恐慌 (Lundahl, 2021)。新自由主义语境下, 新闻将个体描绘成调控失能的责任主体, 强化个体污名化叙事 (Vanden & Mohr, 2021)。但现在将焦点转向平台, 批评其制造技术陷阱, 引发社会危机 (Lundahl, 2021)。此外, 对成瘾的批判与“数字断联”的呼吁折射出深层的社会价值观, 包括对在场性生存的推崇, 降低生活节奏的诉求, 以及摆脱因互联网导致工作生活失衡状态的渴望 (Vanden & Mohr, 2021)。

上述研究虽然基于语料库数据, 但几乎集中于定性而非定量研究。本研究将采用语料库方法, 融合定量和定性研究, 通过搭配和索引行分析, 探讨自然语境下社媒成瘾的话语建构。

3 方法论

本研究基于 Nexis Advance UK 数据库构建专用语料库。我们采用检索式“social media w/s addict*”, 确保“social media”和“addict”共现于同一语句, 并涵盖“addict”的所有派生式。基于谷歌趋势数据显示英国对社交媒体成瘾的关注度在 2018 年之后保持稳定, 且确保数据体量在可控范围, 时间限定为 2019 年 1 月 1 日到 2022 年 1 月 1 日。

我们选取《卫报》《每日电讯报》和《泰晤士报》三家最具发行量和公信力的主流大报。根据以上设定的标准, 检索出 288 篇文章, 去重清洗后共含 211 篇文档, 上传至 Sketch Engine 进行分析。

本文采取搭配分析和索引行分析。以 addiction, addicted to 和 addictive 为节点词, 分别生成 247、64 和 110 条索引行。搭配词提取设定跨距为 ± 5 , 并过滤频率低于 5 次或者分布少于 3 个文档的词条。统计指标采用默认设置, 最终的搭配词按照 LogDice 值排序。我们选取“addiction”的前 50 个, “addicted to”和“addictive”各前 20 个搭配词, 过滤虚词、标点、重复项, 仅保留内容词。最终将搭配词按照语义归结

为八大主题, 包括“网络相关成瘾”“其他类型成瘾”“当前局势”“危害”“受害者”“原因”“措施”“其他”。

4 研究发现与讨论

我们聚焦于“social media”及其与“addiction” (成瘾) 的搭配, 共检索到 55 条索引行。索引行显示, 社交媒体成瘾的报道语义基调多为负面: 一方面它被建构为危险和风险源, 另一方面强调其有害后果。此外, 索引行突显了社媒成瘾的普遍性特征。许多索引行试图解释成瘾原因, 既指向如“人格障碍”“自我疗愈手段”等个体因素, 也涉及如“作为商业模式的一个功能”等市场驱动因素。下文将依托搭配词的分类, 对涉及的核心主题进行深度阐释。

4.1 社会危机叙事与相反论调

“current situation” (当前局势) 类别的搭配词表明, 社交媒体成瘾在英国媒体受到显著关注, 常被贴上“问题、麻烦”等负面标签。搭配词“increase/rise” (增长) 的使用反映这一问题日益普及的趋势。社交媒体成瘾的大肆蔓延与其不断增强的成瘾性密切相关。这种成瘾的表现通过诸如“黏着屏幕”“无法停止刷屏”等短语呈现。这些例子突显了成瘾引发的强烈失控感, 而这种对抗的失效性加剧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焦虑情绪。

除了普遍性与不可抗性之外, 社交媒体成瘾还引发了人们对恶劣行为的担忧。例如, 社交媒体沦为“被欺凌者合理化欺凌行为”的温床, 儿童面临网络霸凌风险。此外, 各个平台持续涌现“国家支持的煽动性言论、群体愤怒”等负面情绪。这些攻击和误导性言论会破坏网络环境的和谐氛围, 激化冲突甚至加剧仇恨。

负面叙事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报道的整体基调。然而, 相反声音虽然微弱, 但并非完全缺席。例如, 心理学家 Przybylski 等提出了怀疑观点, 指出目前尚无可靠研究能确凿证明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导致不良后果。他甚至质疑“过度”这一标签的合理性 (Przybylski et al., 2013)。另有观点主张, 社交媒体成瘾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 因为它给人提供便宜而人们自愿买单。因此, 成瘾现象不应该背负道德包袱。更有辩护者强调工作及其他现实需求使网络在线具有必要性 (Vernon, 2020), 认为社会应该接纳屏幕主导生活的现实。这些对立观点可以根据其立场分为三个层次: 怀疑主义——旨在缓解公众恐慌; 中立主义——将社媒成瘾视为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接受主义——将社媒成瘾视为生活的必然组成。

4.2 成瘾危害与易感群体

新闻报道的另一核心主题是对社媒成瘾危害性的话语建构。“Harm” (损害) 类的搭配词显示, 社交媒体成瘾对健康尤其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其破坏性还扩展到关键社交技能的丧失、孤立和逃避主义的滋生。然而, 尽管新闻报道总是强调社交媒体成瘾带来的损害, 却鲜少探讨其深层